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2019 年「德國紐倫堡日耳曼國家博物館及相關單位」出國參訪及考察心得  
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故宮博物院

姓名職稱：余佩瑾 器物處處長

派赴國家/地區：荷蘭、德國

出國期間：2019 年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7 日

報告日期：2020 年 01 月 27 日

## 摘要

本案使用國立故宮博物院 108 年度「德國紐倫堡日耳曼國家博物館及相關單位」出國預算，於 2019 年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7 日前往荷蘭公主國立陶瓷博物館（Princessehof National Museum of Ceramics）、德國德累斯登茨溫格宮（Zwinger Palace, Dresden）相關館所及日耳曼國家博物館（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進行考察、拜會。對於院方同意筆者出國參訪，誌表感謝。同時，因有機會觀摩不同博物館對展覽呈現方式的表述，從中獲益良多，故也分享荷蘭公主國立陶瓷博物館舉辦的「出水寶藏：海上絲路探祕」（*Sunken Treasures : Secret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以及德國日耳曼國家博物館推出的「研究探險之旅」（The adventure of research）兩個展覽的觀展心得。

## 目次

壹、目的-----	頁 03
貳、過程-----	頁 03
參、心得-----	頁 04—08
肆、建議-----	頁 09—10

## 壹、目的

本案使用國立故宮博物院 108 年度「德國紐倫堡日耳曼國家博物館及相關單位」出國預算執行參訪計畫。此計畫之編列，最初乃因德國埃爾根紐倫堡大學講座教授朗宓榭先生拜訪器物處，邀請本處與之共同合作，推出以「皇帝算命嗎？」為題的展覽來呈現該團隊執行「命運、能動性及預測：東亞文化和歐洲文化中的應對策略」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編具經費預計作為策展人前往日耳曼國家博物館（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考察並參與選件的差旅費。後來，因為各種因素，朗宓榭教授於 107 年 10 月提出暫時取消與本院的合作約定，然因預算已核定通過，加上過去本院未曾與日耳曼國家博物館（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進行過合作案，故職仍然合併個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於 2019 年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7 日前往荷蘭公主國立陶瓷博物館（Princessehof National Museum of Ceramics）、德國德累斯登茨溫格宮（Zwinger Palace, Dresden）相關館所及日耳曼國家博物館進行考察、拜會，以探詢本院未來與這些館所進行交流合作之可能性。

## 貳、過程

拜會即參訪過程，列表如下

日期	星期	出發返回 / 參訪地點
10/19	六	臺北出發前往阿姆斯特丹。
10/20	日	拜訪荷蘭公主國立陶瓷博物館(Princessehof National Museum of Ceramics)，參觀「出水寶藏：海上絲路探祕」特展( <i>Sunken Treasures : : Secret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i> )。
10/21	一	(1) 從阿姆斯特丹搭機前往德國德累斯登。 (2) 參觀德累斯登綠穹珍寶館 (Green Vault Museum)。
10/22	二	(1) 參觀德累斯登國立陶瓷博物館和茨溫格宮 (Zwinger)。 (2) 下午與國立陶瓷博物館研究員 Cora Wurmell 女士會面，就雙方未來的展覽計畫及合作策展的可能性交換意見。
10/23	三	搭火車從德累斯登前往紐倫堡。
10/24	四	拜訪紐倫堡國家博物館策展人並參觀常設展陳列室。
10/25	五	參觀紐倫堡國家博物館特展及娃娃屋陳列室。
10/26 -27	六/日	從紐倫堡飛往阿姆斯特丹，從阿姆斯特丹搭機返臺。

## 參、心得

參訪心得分成拜會與展覽參觀兩部分分述於後，首先關於拜會部分，由於行程之一為德累斯登茨溫格宮之國立陶瓷博物館及綠穹珍寶館。這兩個博物館的多數藏品，建立於神聖羅馬帝國薩克森選帝侯及波蘭王菲德烈·奧古斯都二世（The August II, the Strong, 1670-1733）在位期間（1694-1733），該時期相當於大清帝國的康熙（1662-1722）至雍正（1723-1735）兩朝之間，而強王奧古斯都二世建立的典藏，不僅規模驚人，且因為收購之初即進行藏品分類、記錄下不同組別作品的入藏時間，而讓該些檔案能夠作為判斷具體物件出產時間的依據，除了反映出一批具有相對明確時間的東亞貿易瓷（以中國和日本為主）入藏至西方皇室的面向外，其治下出產的西方珍品也能夠提供清宮收納的舶來品的產地來源和製作時間的參考（圖 1、2、3）。尤其近年來隨著兩館逐步在網路公開館藏資料，<sup>1</sup>而受到全世界相關領域研究人員一定的關注。



圖 1 德國 德累斯登國立陶瓷博物館陳列室



圖 2 德累斯登國立陶瓷博物館陳列室展出的中國十七世紀青花外銷瓷蓋罐



圖 3 德國 德累斯登綠穹珍寶館

The Throne of the Grand Mogul Aurangzeb on the original table, 1701-1708

<sup>1</sup> 藏品資料，可參考 Dirk Syndram,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Treasury Art: The Green Vault in Dresden*, München: Deutscher Kunstverlag, 2004. Ulrich Pietsch, Anette Loesch & Eva Ströber, *China, Japan, Meissen: The Dresden Porcelain Collection*, München: Deutscher Kunstverlag, 2006.

本院從 2008 年起即與德累斯登國立陶瓷博物館研究人員互相交流往來，2018 年並且受邀出席強王奧古斯都二世的陶瓷收藏工作坊，後續也參與相關圖錄的撰寫工作。因此，筆者此行特別拜會陶瓷工作坊和圖錄寫作計畫的連絡窗口 Cora Wurmell 女士（圖 4）。除了就圖錄撰述細節交換意見外，也分享彼此最近的策展心得，並對未來雙方合作的可能性簡單討論一下。結論是合作進行展覽確實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機緣。



圖 4 筆者與德累斯登國立陶瓷博物館研究員 Cora Wurmell 女士攝於博物館附近咖啡店

其次為觀展心得，此行印象最深刻，覺得值得推薦並且可以據以省思的展覽有二，其一為荷蘭公主國立陶瓷博物館的「出水寶藏：海上絲路探祕」特展（*Sunken Treasures : Secret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sup>2</sup>這個展覽的展示空間分上、下兩個層樓共四間陳列室展出，內容以七艘著名的海底沈船的出土品構成主體展件和說故事的腳本。展出的七艘沈船分別是印尼勿里洞島附近發現的九世紀中東船黑石號（Batu Hitam），韓國新安打撈出水的十四世紀上半葉中國籍商船（目前統稱新安海底沈船 Sinan Shipwreck），1600 年西班牙 San Diego。和三艘荷蘭東印度公司管理的商船，即 1613 年的白獅號（Witte Leeuw），1642 年左右的哈查號（Hatcher），和 1752 年的南京號（Geldermalsen）。年代最晚的一艘則為 1822 年的的惺號（Tek Sing）。由於沈船的年代跨越九世紀至十九世紀，從中顯示策展團隊意圖透過百年沉船的發掘史，揭開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路線及通行其間的異國奇珍（圖 5、6）。同時為了突出策展目的，展場不同陳列室間也設計有觀眾可以自行操作的互動裝置，和重複撥放的打撈影片（圖 7），以及作為航程中用以禦敵的武器——大砲等，讓整個展覽無論從「冒險犯難」或「難得一見」的視角來看，都相當具有吸引力。

<sup>2</sup> 展期為 2019 年 9 月 7 日至 2020 年 6 月 28 日。中文展名為筆者自譯，展覽內容可參考 Karin Gaillard; Eline van den Berg (Eds), *Gezonken Schatten*, Zwolle: Waanders & De Kunst, 2019.



圖 5 荷蘭公主國立陶瓷博物館”Sunken Treasures”展場展出之 San Diego 沈船出土品



圖 6 荷蘭公主國立陶瓷博物館”Sunken Treasures”展場展出之的惺號沈船出土品



圖 7 荷蘭公主國立陶瓷博物館”Sunken Treasures”展場搭配播放的影片

儘管如此，仍然出現幾點讓人以為比較可惜之處，例如（1）荷蘭公主國立陶瓷博物館或許受限於館舍本身的陳列室格局較小的限制，展場的動線規劃顯得有些曲折，觀者必須按圖索驥，才能逐一走完分佈在兩個樓層的七艘沈船及瞭解分佈區塊與主題的關係。（2）如同展覽圖錄一開始所說，對多數荷蘭人而言，十七世紀是荷蘭人的黃金時代，當時經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採辦的東亞（主要是中國）茶葉、絲織品和成千上萬的陶瓷器，莫不先載運至阿姆斯特丹再轉銷他處，這一頁歷史早已家喻戶曉，成為代代相傳的經典故事。所以展場入口的左右兩側即率先展出十七世紀的商船，一艘是西班牙 San Diego 號，另一艘則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白獅號。策展團隊冀望以人人耳熟能詳的十七世紀招牌，打動觀者進入中心主題的想法，或許自有一番道裡，也或許具備一定的作用。但是，對外國訪客如筆者而言，如何排列七艘沈船，使之能夠呼應表述於圖錄中的另一個策展目的，即通過百年沈船發掘史，說明十七世紀前後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面貌，就目前的動線安排來看，個人以為其實無法讓人了解其中的重點。（3）同樣地，展出的七艘船均為著名沈船，也因此每艘船早有相關的出版論述，在此之下，策展過程除了可以一次性地接觸到許多著名且重要的展件之外，必然需要面對如何在前人



的論述下再創新意的挑戰。一般來講，名品佳作早有定論，除非是意想不到的發現，否則很難重新提出看法。惟其如此，如何梳理每一艘船的重要性，然後選擇適當的文物，使之串連出耳目一新的展覽脈絡，讓說出來的故事既能滿足一般觀眾的好奇心，同時也具有知識面的深度，確實是操作名品必須多加思考之處。

其二為德國日耳曼國家博物館的「研究探險之旅」特展 (The adventure of research)<sup>3</sup>，該展覽以博物館幕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成果作為主體架構，透過展覽呈現博物館為了解決觀眾最常提出的「那是什麼？」、「什麼時候生產、製作？」和「如何使用？」等三個問題，讓具有文物研究、材料分析和保存維護等不同專業的研究人員，必須針對館藏品和展覽內容各自或獨立作業，或彼此合作，然後再將相關的研究成果地融入展覽中，以解決觀眾的問題，同時也展現博物館研究與時俱進的面向 (圖 8、9)。簡單來講，「研究探險之旅」就是藉由展覽的形式，讓觀眾「看見」博物館研究人員的日常。此一構想，相對於一般博物館結合主題，透過對展件提出新詮釋的作法，自是想從基礎工作讓觀眾瞭解博物館策展說故事的來龍去脈 (圖 10)。



圖 8 德國紐倫堡國家博物館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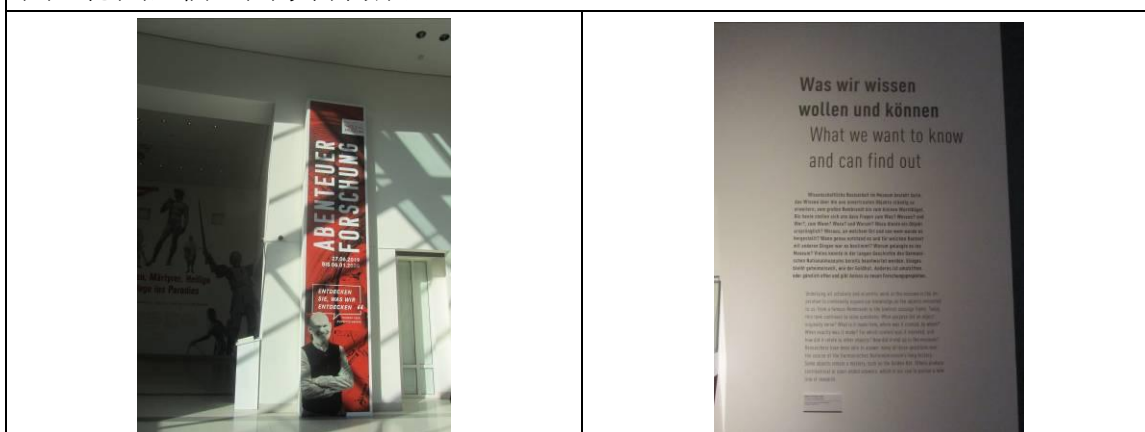


圖 9 紐倫堡國家博物館” The Adventure of Research” 展入口

圖 10 紐倫堡國家博物館” The Adventure of Research” 展場說明

<sup>3</sup> 展期為 2019 年 6 月 27 日至 2020 年 6 月 1 日。中文展名為筆者自譯，展覽內容可參考 G. Ulrich Großmann (Ed), *Abenteuer Forschung*, Nürnberg, Verlag des Germanischen Nationalmuseums, 2019.



因此展場中也列舉了一些相關例證，依循三個問題的出現脈絡，說明文物有無經過研究處理的差別所在。例如，一件看起來像是開瓶器的文物，如果沒有研究人員的探索，考證，觀眾其實無從得知那是一件貨真價實的香腸測量器（sausage measure）。再如一幅枝葉扶疏的花卉畫，經過 X 光儀器檢測後，竟然可以拆解成十七世紀的原作和十九世紀重繪兩部分，那麼隨之而來的是作者究竟是誰的問題（圖 11、12）。凡此，一方面說明文物背後存在的問題，有些可以利用新技術加以解決，但有些則仍待更多的材料出現方能突破眼前的困境。但是，無論何者，隨著時代往前推進，新科技技術的導入，確實提供研究人員可從不同面向解決問題的線索，也讓策展可以增加更多觀看的角度。此點應該是日耳曼國家博物館推出「研究探險之旅」的另一個目的。

	
<p>圖 11 紐倫堡國家博物館” The Adventure of research” 展場物件與說明</p>	<p>圖 12 紐倫堡國家博物館” The Adventure of research” 展場展出 X 光檢測的畫作影象</p>

由於筆者的日常工作與「研究探險之旅」特展訴求的面向密切相關，因此對於策展人透過展覽中提出兩個開放性議題倍感興趣，其一是，當我們想要突顯某件文物的重要性時，經常使用「傳世唯一」、「館藏唯一」或「史上最古老」等語彙來吸引觀眾注意到文物與眾不同的特點，但除此之外，難道沒有其他的用詞可以表達嗎？其二是，策展人也感嘆展場中凡引人入勝的故事，通常不是事實的真相，而是策展人重新整理、改寫的情節。這兩個題目既名為開放性議題，自然不會有標準答案，不過卻是同樣必需從事策展的策展人可以加以思考的題目。

## 肆、建議

本篇報告提出的兩個開放性討論建議如下：

一、博物館是否需要從入場開始，即幫觀眾規劃一個合宜的參觀動線？以筆者此次參訪的日耳曼國家博物館為例，該館成立於 1852 年，擁有 120 萬件的館藏文物，係屬歐洲大型博物館之一。目前陳列空間新、舊建築體相互銜接、交錯，既有極古老的原始廊道，也有全新的現代化展場，平時開放十七間陳列室給觀眾參觀（圖 13、14）。坦白講，對初次到訪的民眾來說，確實難以從平面圖瞭解各個陳列室之間的關連性，即使走馬看花逐層參觀，也難於一、兩天內看完所有的陳列室；更何況掌握到重點文物。也因此聯想到本院過去改建正館陳列室時，曾出現依照文物年代依樓層排序而下的構想，以器物類為例，如「吉金耀彩－院藏歷代青銅器展」和「敬天格物－院藏歷代玉器展」等兩個常設展中的多數文物年代較為久遠，故陳列於三樓，那麼二樓為「搏泥幻化－院藏歷代青銅器展」，一樓則為「集瓊藻－院藏珍玩菁華展」兩個展件多數為十五世紀以後的常設展。當時大家理想的以為到訪民眾可以先上三樓，然後逐層而下綜覽全部展場。此點對照日耳曼國家博物館的現況，至少先為觀眾大致勾勒出一個理想的參觀順序，但是同樣對首次到訪，時間又有限的訪客，仍然難以透過這樣的安排瞭解館藏重點。因此究竟需不需要設置導覽大廳簡介館藏重要文物以及如何呈現才能說明清楚，當是有機會再度重新規劃展場動線的國立故宮博物院需要考慮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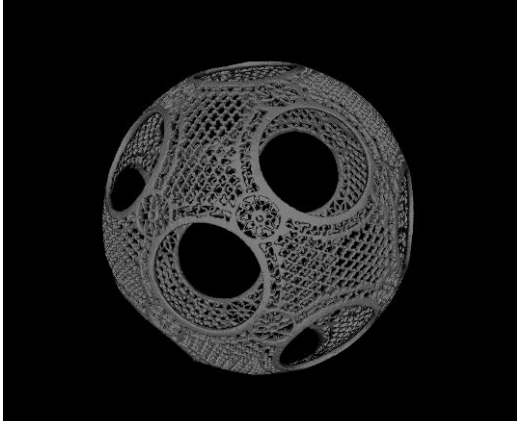


圖 13 紐倫堡國家博物館參觀入口與服務臺



圖 14 紐倫堡國家博物館館內舊建築廊道

二、應該如何看待研究之於博物館的應用與重要性？如同日耳曼國家博物館「研究探險之旅」展場看版所言，一般人看不見，也不理解博物館研究人員的工作，所以才讓他們興起通過展覽傳達研究人員日常工作其實與展覽訴說的故事密切相關。同時，也借機讓觀眾了解博物館收藏的許多文物，有些的確可以通過研究而解答與之相關的問題，有些縱使進行了研究，卻也只是發現問題而無法進一步解決。然而博物館若要增進與時俱進的能量，應該不能停止如同走在一段探險旅程的研究工作。例如隨著新科技技術的推進，文物研究同時可以結合許多不同專業領域工作人員一起進行，不僅擴大研究觸角，應用於展覽，亦有助於提供不同觀看的視角。關於此，國立故宮博物院最近與荷蘭阿姆斯特丹和荷蘭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研究學會共同合作解讀象牙球的案例，亦能置於與「研究探險之旅」展覽同一模式下理解。亦即透過新科技的幫忙，讓我們終於能夠看見象牙套球的內部結構，既體會到難能可貴到雕琢技術，也明白工匠技藝的盲點所在。最重要的是，科學數據一舉修正了過去大家誤以為層層相套的層數，讓一顆十九世紀廣東生產的「鏤雕象牙雲龍紋套球」得以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觀眾眼前（圖 15、16），類似於此，當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及其他博物館未來需要持續推進的方向之一。

	
<p>圖 15 十九世紀 廣東 鏤雕象牙雲龍紋套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p>	<p>圖 16 鏤雕象牙雲龍紋套球之第三層影像 荷蘭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研究學會提供</p>